



鶴林玉露

地集



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已  
意懼賈僭妄之譏柰何余  
曰樵夫談王童子知國余  
烏乎僭若以爲妄則疑以  
傳疑春秋許之皆宋淳祐  
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

綸

地集傳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地集

廬陵羅太經 景綸

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誅曦詔

古人稱字

靜重

門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諭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翁

奏疏賈簡

問

問居交遊

廢心用形

卷之二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授引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存問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五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卷之三

陳子衿傳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犬雞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安樂直錢多

借助夷狄

東坡書畫

<sup>十六</sup> 鮫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無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卷之四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

詩興

荆公議

詩稿

一切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蘓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鼠

轉九鳴鏞

卷之五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或陵

肴核對答

初筮湯郡

柔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鍼尉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紹

一聯八意

卷之六

兄弟偈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帥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鹿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應世守已

韓璜廉按

伯夷木公



擒帟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溫丹兄

詩文反句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折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

三罪<sup>一</sup>。容齋<sup>二</sup>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sup>三</sup>。五建復辟之<sup>四</sup>。動<sup>一</sup>也。發備嗣之議<sup>二</sup>也。誅范瓊以正朝綱<sup>三</sup>也。用吳玠以保全蜀<sup>四</sup>也。却劉麟以定汧左<sup>五</sup>也。於是<sup>六</sup>有旨。再令詳議<sup>七</sup>。越數日。上忽喻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揚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

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sup>一</sup>。今從若非朝士<sup>二</sup>。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々野花香。過雨迢々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sup>三</sup>。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sup>四</sup>。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sup>五</sup>。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義直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鍊畫。何須玉帶與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宋高宗  
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大為  
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云公痕跡猶  
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常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  
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  
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  
樂夫欄幙揖母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  
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  
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  
矣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  
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  
也擲筆而出臬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  
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  
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  
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  
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蘓醒萬世  
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  
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  
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  
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  
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  
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  
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  
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  
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  
也若得一層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  
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  
國二虜不啻鴻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  
爲孟平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歎杜悰  
不從監軍請選娼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幸相才范  
純夫爲諫官東隣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  
中不敢高聲請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  
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  
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

其所以爲王黼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  
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  
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  
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主管太宗正司  
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  
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

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  
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茝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乎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浴薄  
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  
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  
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  
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宜之

時乎宜一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  
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  
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  
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々不曾尋思此心  
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鑿別人既不  
自知病反惡入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

且妬人之夫其感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  
貪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  
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  
相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  
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鈍  
兮鉞力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兮乃反謂子  
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讖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  
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哭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也  
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入  
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  
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  
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稱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  
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  
寫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躬  
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  
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  
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孫子瞻勸其  
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其  
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  
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  
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  
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官吾郡尹德麟初  
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慶詩云父母  
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  
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脂棟月華收  
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  
頭學官擊節下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郊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宅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宋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頑澗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與中  
有此意味更長

○經綬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  
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  
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請  
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太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庶謂剝民產怨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嘗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

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復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十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方十里。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一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二千四百井。實為二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

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堂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二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屋。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  
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  
為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  
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  
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  
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  
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  
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

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  
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  
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  
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  
召誥曰有王難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摠師之辭曰。置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  
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  
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  
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墮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掌出六和塔題詩云。徃來塔下  
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覓險。不如

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  
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救養小民。  
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  
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  
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  
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ニシテ三年風月少ニシテ兩鬢雪霜深ニシテ更莫留形迹ヲ  
何曾廢古今ニシテ不如隨我去ニシテ相伴老山林ニシテ遂卷藏而シテ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未句云可憐戴工部ト  
獨樹不成林ト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掌挾秦書于臨川守ト  
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ト  
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ト

三體詩上ハ抄一之  
字一可合

大惠宗景カ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々路ト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ト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ト

○殺人手段

宋景論禪云辟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ト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ト  
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ト  
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鏡殺人ト

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々淨雨裏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揚誠齋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灑池亦然。上句風中有雨。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

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龍前。后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未陸象山

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而。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々如從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張卷席。食畢則

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在リ大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亦自費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士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錙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論對五劄皆可法

○間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折。則  
南村之隣。豈庸夕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隣。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  
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迥人不  
知。幽花欲放蒲。逕埜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  
皜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酒  
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連蓋勅之誤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紅友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它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素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大息曰。平原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釁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

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  
殿退居德壽雖然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  
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  
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  
則易危為安轉阨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  
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  
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  
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頗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  
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  
於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  
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  
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  
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  
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  
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

代醉三十四

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借床今日  
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兒夫古  
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  
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  
棄而猶反顧其家戀々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  
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

鶴林玉露  
矣唯白樂夫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  
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  
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恋々不忘君之意也歐  
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  
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  
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饑垂翅青真殘盃冷  
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

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  
當以二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辨諷風  
之為子燕々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  
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然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在儼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  
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  
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庶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翹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上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敵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迂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剗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雲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雀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接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之  
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  
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  
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接其所自言者以勉  
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  
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一二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掌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  
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鵠鷂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  
蛙十數聚于汗池菴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  
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天中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蟹醬矣蓋蜘蛛搖腹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因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彌劫矣吾  
道上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巨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  
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  
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州胡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  
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  
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墊服見客。楊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未敢遽以老夫自屈，而比綠又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

於趙李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彝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指剴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  
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  
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不未決吞  
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  
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  
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  
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  
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  
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  
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  
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  
太學諸生之詩曰罪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  
亡無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  
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太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

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

反也。豈書身乃適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  
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  
余曰不然上一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一句見萬  
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  
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  
在  
人把做什甚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會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  
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由宋高宗聞之御札特  
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  
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  
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  
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

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蕪。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行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  
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  
塗膏豐暴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  
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帥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遇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鬚要斬高  
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如知心  
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屯人  
也，以此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  
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  
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  
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乘燭獨入小閣，治書至  
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  
區處既定，只俟明早。秦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  
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  
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太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  
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  
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  
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

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弄為諸侯妃  
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  
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疾  
賢之事自然色々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  
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  
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  
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

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立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浚。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者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  
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  
短檠棄陳戶山所譚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  
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

錦繡段十抄二

金登第後圖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  
江湖二十年布衫濶袖畏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  
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  
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